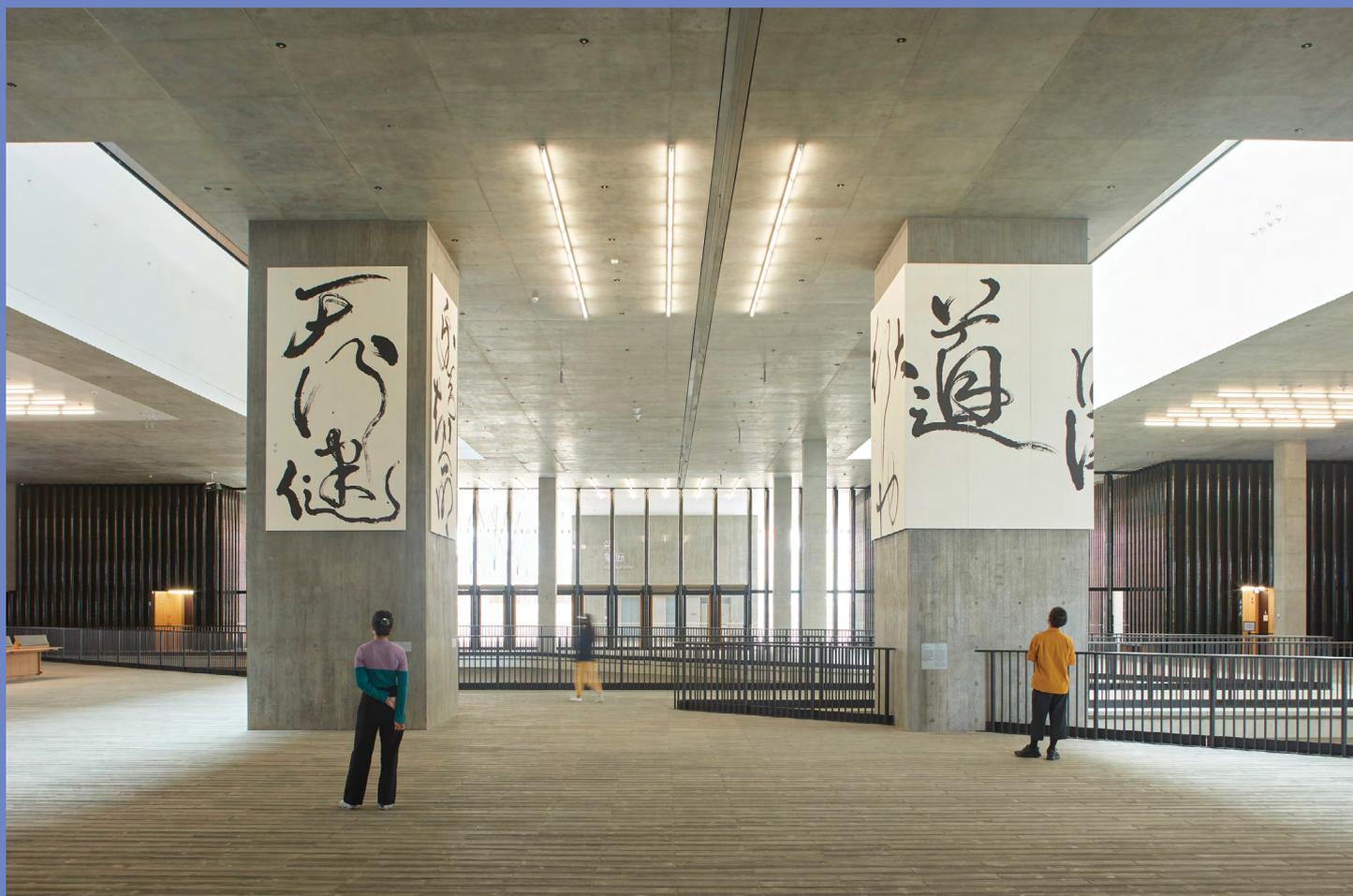


# M+ 委约新作： 董阳孜



# 日新其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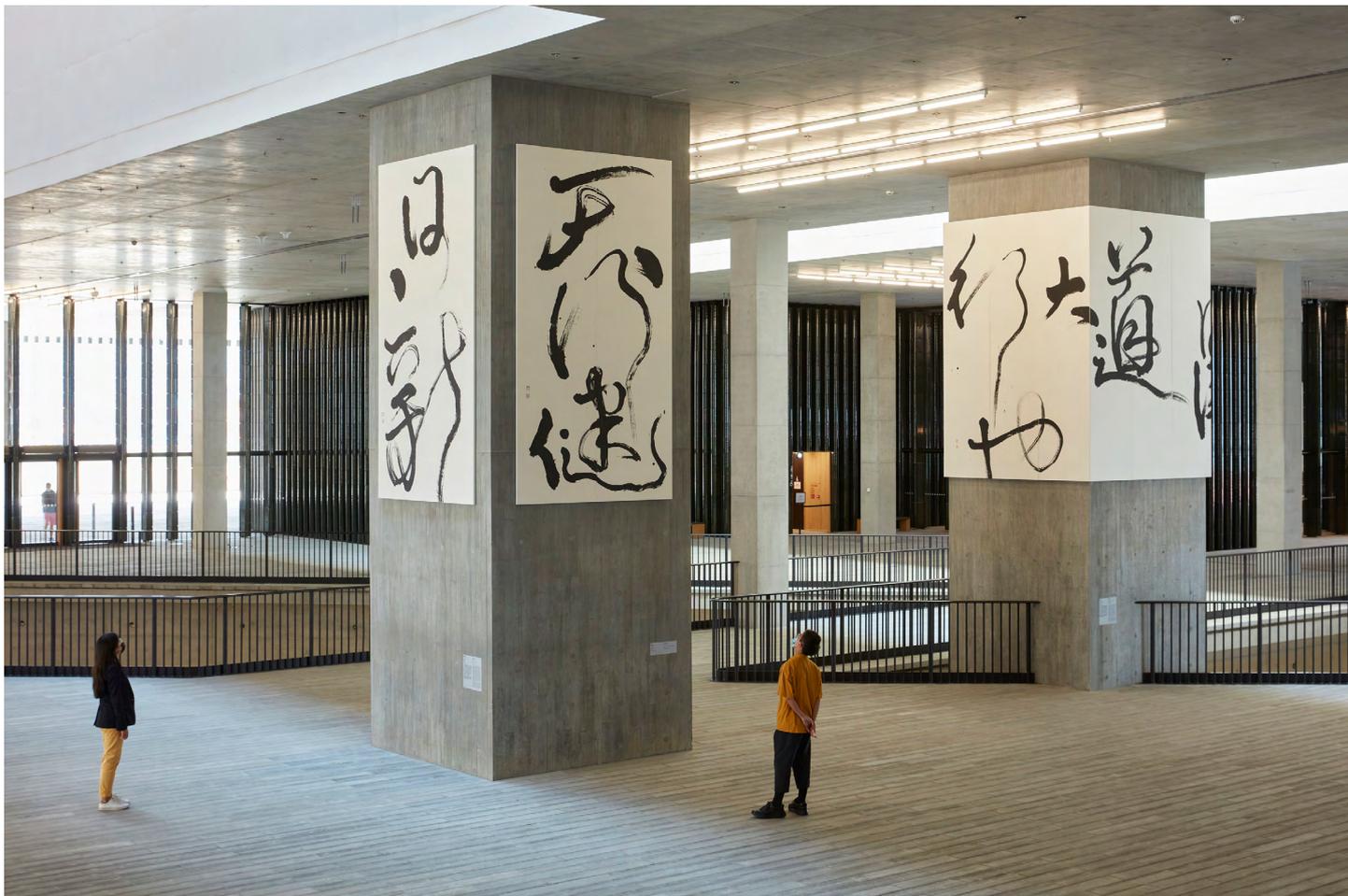
## 董阳孜书法的传承与颠覆



上图  
《天行健》（2020）

进入 Herzog & de Meuron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 M+ 博物馆大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对擎天大柱上的巨幅书法：“天行健”、“日新”、“见机而作”、“乐天知命”四句各占柱子的一面，而“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一句则环绕另一柱。它们是董阳孜应邀为 M+ 于 2021 年开幕所创作的。五幅大字装设在两根七米高的柱子上半部，借灰色混凝土的墙面作裱框，朴素简练、浑然天成。观众从博物馆的各个入口和甚至外围的公共空间都可清楚看到作品，可说是开门见山地宣示水墨和汉字的独特美学。董女士出于对建筑空间的考虑，特意给两柱构思不同的作品：四个短句直行书写，长句配合柱子结构以横幅环绕柱子四面，未设定阅读顺序，引导观众从远到近、边走动边欣赏，亦巧妙地令文字跳脱装饰厅堂的性质，不被建筑所埋没。

作品中的词句是她特意从《易经》中选出的，意味深长。2019 年参观博物馆工地之时，她原想从著名的新诗中选粹，呼应 M+ 的创新精神，但考虑到香港在广大华语地区的历史，尤其是其国际都会的特色，以及实际的空间限制，最终选定《易经》。这本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的古籍，以卜筮原理阐述天地万物的运行变化，博大精深且历久弥新。千百年来都是诸子认知世界、自我求进与勉励的源泉。而董阳孜所选的这五句在《易经》中都是吉卦，展现天道不停运转（天行健），人应每日求进（日新），观察事物发展的形势、看准时机立即行动（见机而作），但也要学会顺应天道悠然自得（乐天知命）；厚积薄发，便可天道大通，畅



上图  
左起：《日新》（2020）、  
《天行健》（2020）、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局部（2020）

“董阳孜依照构图布局、文句内涵、柱子的建筑结构而调整字形，打破个人书写的惯性，也呼应《易经》强调变化不息的本意。”

达无阻（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作品中“天”、“行”两个字重复出现，但以不同的形态写出，这体现了艺术家注重书写的视觉性表达。“本来每个字都有很多种写法，这是文字本身的艺术性，”董阳孜说道，“为什么三个‘天’写法都不一样？我不是印刷机，我当然每次写都要改变了。”可见，她依照构图布局、文句内涵、柱子的建筑结构而调整字形，打破个人书写的惯性，也呼应《易经》强调变化不息的本意。

这次是董阳孜艺术生涯中首度受博物馆委约创作，也是她首次在长柱而非墙面上创作，更是年届八十的她对自己体力和创作力的一大挑战：挥洒的黑墨都是用尽浑身之力一气呵成，笔到之处皆传递出艺术家的身体能量。董阳孜既匠心独运地将《易经》的哲理绕于一对撑起博物馆大楼的柱子上，让文字的力道在空中律动，同时以简短隽永的五个选句，寄语我们要坚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并以人文精神贴近观众。

对于 M+ 而言，邀得董阳孜为大堂创作出如此书法作品，除了为清水混凝土的灰色空间引入视觉上的清新，表现出凝聚东方文化精髓的水墨艺术之魅力，也为了让观众了解到文字艺术在 M+ 研究亚洲视觉文化脉络中的重要性。在我们的馆藏中，不少艺术家藉汲取水墨的美学基础，突破传统的创作框架，令此传统媒介焕发出当代的艺术感染力，董阳孜便是当中的佼佼者。她自 1970 年代在美国习油画并任职平面设计师后回台以来，一直秉持强烈的文化意识，在吸收西方现代绘画构图的开放之余，还以凸显汉字独有的线条美态为己任。例如这次委约作品的四幅直行短句，文字的尺寸和摆位并未墨守传统，而更具 1950 年代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所讲究的在超大平面上展现笔触，但董阳孜的底蕴无疑是东方的。她的书法雄浑大气，力求词句意义融入文字形象和整体布局，在墨色浓淡、构图虚实、点线组合上屡屡求变，让文字的结构突破传统书法规范的限

“不论董阳孜何在作品中变换字形，却从不拆解、生造汉字，或对古文断章取义，而是以忠实于传统的态度来颠覆书法：藉精心布局凸显笔画的张弛有道，令文句转化成生动的意象。”

制。值得注意的是，汉字是象形与会意兼备的，这使得她的书法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纵观欧美现代艺术馆收藏或展出如王冬龄或比田井南谷等的东方书法大多形态抽象，或是如马克·托比等受书法启发的绘画，少有字形可辨的文字艺术。此外，二战后庄喆等华人艺术家在探索抽象画时有意融入书法笔墨，藉此以国际化的艺术语言再现中国文化。但董阳孜却反其道而行，选择文化特性最为浓厚的书法来挑战自己和观众，1990年代后更以取材自经典文辞的巨幅书法闻名。有别于徐冰和谷文达等从以概念化手法处理汉字，董阳孜不论如何在作品中变换字形，却从不拆解、生造汉字，或对古文断章取义，而是以忠实于传统的态度来颠覆书法：藉精心布局凸显笔画的张弛有道，令文句转化成生动的意象，如此一来，深藏千年的古老智慧便跃然纸上，让观众反复咀嚼。她还透过恢弘的作品，将书法欣赏从平面延伸至立体，令展出空间中的光线、声响与文字线条结合，丰富观众的感官体验，从而改变我们对书法只为怡情养性、训勉宣传、抒发情感的

刻板印象。此外，她期望以书法中的词句与观者对话，激发他们传承古人经验并思考社会现实，这使得她的作品带有社会参与的当代艺术创作色彩。

在当今数码技术发达的时代，图像逐渐取代文字成为更便捷的沟通媒介，而董阳孜此次的委约作品，除了表现出她对汉字的艺术价值及其文化意义的一贯信心与尊崇，还唤起观众对古典书艺、文字、历史的共鸣。她的作品别具令人瞩目的不凡力量，能在欧美主导的全球艺坛中提升汉字的文化能见度。微妙的是，《易经》本是对图像（卦象）的解释，书写它的释义即是在巧妙地连结文、图之间的关系，提醒我们两者在她的作品中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藉此也对图像文字的角力做最圆融的诠释。董阳孜的作品令形式、文意、空间、古今相互对话，让书法成为能在时代更迭中经久不衰、蜕变演进、雅俗共赏的艺术。

水墨策展人  
马唯中



左图  
左起：《天行健》  
(2020)、《乐天知命》  
(2020)、《何天之衢，  
道大行也》局部 (2020)

# 艺术家简介

董阳孜 1970 年代起便以书法创作活跃艺坛，是当代举足轻重的艺术家。1942 年生于上海，她自幼习书法，涵养深厚。1966 年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赴美修读油画，并于 1970 年在麻省大学取得艺术硕士学位。其后在纽约从事杂志的美术设计，作品曾获“全美创作设计展封面设计奖”（1972）。羁旅海外的经验令她省思如何能让东方的文字艺术焕发光彩，在以欧美为主导的当代艺坛中开创新风。故此，董阳孜决心回台，全力投入书法创作，找寻古今兼容的笔墨美学。

她的作品多选句自古籍的金玉良言，意在传递古人精神以勉励当下。董阳孜的书法游刃于草书、行书、楷书之间，笔下的线条生动优美，起伏的点线令画面布局意、形、神并重，介乎抽象画与书法之间。其书写不囿于纸本平面，且多以巨幅尺寸与建筑及周遭环境融合，

使作品更具感染力。

董阳孜历经五十余载的文字艺术在当代艺术界独树一帜，也致力将其融入到大众生活及流行文化中。她曾为经典文学著作、公共空间、表演团体及电视剧集等题名。近年还积极与时装设计师、编舞家、爵士演奏家等领域的创作者跨界合作，藉用不同的视觉媒介传承源远流长的文化，并丰富观者欣赏书法的体验。2012 年，她获颁台湾文化界最高荣誉的行政院文化奖。其作品除了被 M+ 和台湾各大美术馆收藏，亦曾在全球各地展出。近年的重要个展包括美国康乃尔大学强生美术馆的“临江仙”（2020）、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回顾展“董阳孜：行墨”（2019-2020）、香港文化博物馆的“墨濯空间—董阳孜作品展”（2010）等。



左图  
董阳孜，2006 年  
摄影：© 刘振祥

# 与董阳孜对谈

2021年11月M+开幕前，马唯中就本次委约的新作和创作哲学与方法采访了董阳孜。此处刊登的为访谈节录，[全文](#)刊登于M+杂志。

马唯中(以下简称马)：我记得老师2019年7月接受了我们的邀约之后，10月就来博物馆大楼的工地看场地。能大概讲讲回到台湾后您是如何构思作品的？

董阳孜(以下简称董)：当时你给了我两条柱子，我就说怎么不是一道墙。柱子怎么做作品？这当然是靠艺术家了。我从来没在柱子上做过作品，就尽自己的能力接受挑战。地下大堂这两条柱子的四面各对着一个入口，本来观赏作品是把视线往后退的，我就想要以字体的线条，在观众走进来的时候把他们的目光都拉过去，要看清楚就走到柱子前。但假如两条柱子做的一样，人家不以为是对联？所以我要做一根柱子的四面写不同的句子，另一根就一个句子环绕。我要用一句话把四面连起来，人家才知道这是一件作品。但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马：那为什么从《易经》中选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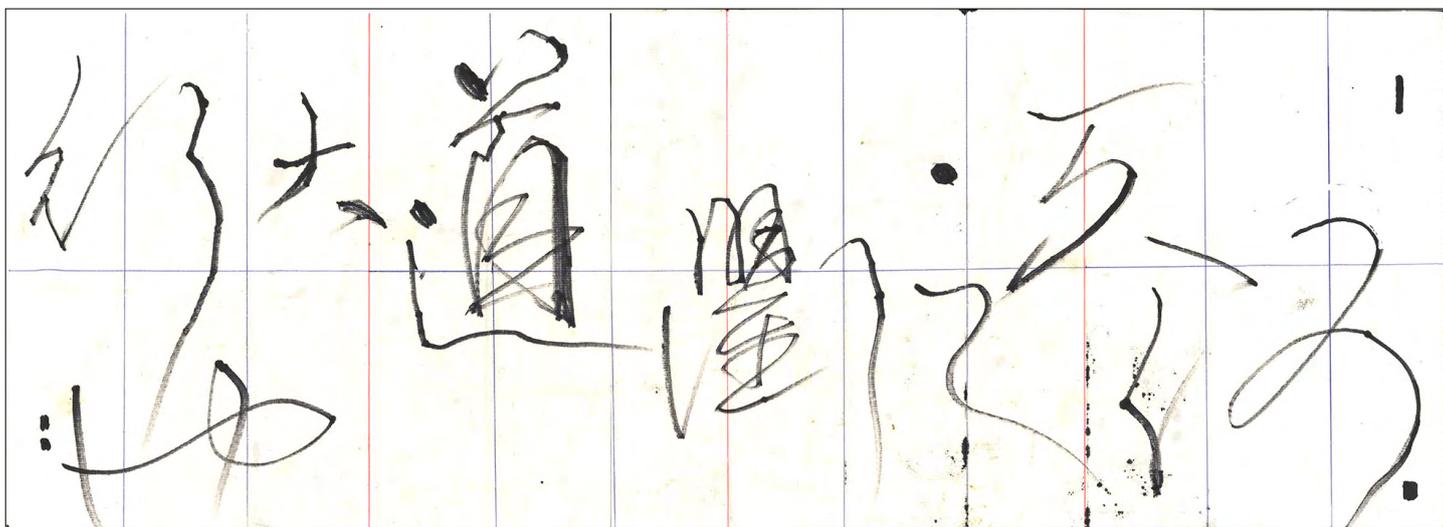
董：在这么当代的博物馆里头，假如要有传承的话，东方哲学是最适合不过的了。《易经》的这几个句子是华人世界都知道的哲理，

提醒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天行健”、“日新”、“见机而作”、“乐天知命”各占柱子的一面，“天行健”告诉你天在运行，“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乐天知命”、“见机而作”，我们跟着它一起，世界就和平了，“日新”，是预期每天要过新的生活。就是你每天都接触不一样的东西。你的概念一直在换新。你随时学习，也在改变你自己。那不是很好吗？

马：是的。您的作品尺寸都很大，这次也不例外，能不能具体讲讲你是怎么写的？我记得“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你写了十三遍？

董：我都没做纪录，这十三遍怎么写的？我从来没打草稿，不可能先拿炭笔写一下再用毛笔描，我只是有小幅草图定一下位置，然后用大毛笔一口气写完一件。所以每次写完，每次不一样。但尺寸这么大，我不像别的艺术家有这么大的工作室，我什么事都在家里发生。我写字的时候把纸摆在房间地上，例如这个“何”字写出来后，写好的几张纸就拖到我卧房的床旁边去晾干，然后拿电风扇把垫底的衬布吹干，再铺纸继续写句子后面的字。从门口到客厅都是我写字的地方，我穿着袜子踩在空

下图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草图，2020年，20 x 55厘米，©董阳孜，  
图片由自在工作室及诚品  
画廊提供



地上，在等字干的时候就看看厨房炖的汤。干了以后我把它们挂在墙上的细铁丝上，拼起来稍微看一下，凭我自己长期训练的眼光，如果觉得不对就重写，没问题我的话我就定稿了。

马：老师幼年就习书法，后来又在美国学油画，哪些艺术家对您的影响最大？您怎么从油画的优点融入到书法当中的？

董：西方画家我喜欢马蒂斯，东方艺术家、书法家个个都是老师。我小学四年级开始练书法的帖就是颜真卿，他是我的启蒙老师。西方油画最重视的是构图，我就把它融入到我的字形结构中，这是随年龄成长学习到的。苏东坡、柳公权、褚遂良书法都有他们的个性。这些前辈留下来的书帖，我有空就翻一翻，想想他这一笔我可以怎么来用它。但有时我会把这一点跳过去一边，一捺去了另一边，我自己随心所欲。

马：您认为书法在如何能成为当代艺术的一部分？对于不懂中文的观众，他们不懂字的意思，您希望他们怎样去欣赏您的作品呢？

董：我从美国回来，发现西方的影响太深了。汉字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现在“拿毛笔写的字”叫书法，已经变成一个概念，让文字沦落到只具有功能性，所以我不叫它书法。我要叫“文字艺术”，我觉得我有责任把文字的艺术性反映出来。一个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墨也分浓淡深浅，我早上写的一个字跟晚上下午写的字完全不一样。它的生命就在里头。印刷品却是随时都一样。我的作品就是要凸显文字的线条，我有自信，我的线条绝对能把你的眼光拿过来。

马：尤其在我们这个视觉文化博物馆里面，能到看到文字所占有的地位跟意义，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如您说的文字有功能性，但也有它的艺术性，所以您的字在这个空间里面也提醒了我们，文字本身就有它自己的重要文化意义。

董：谢谢你们给我机会。

马：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好的作品，让我们这个从零开始的博物馆蓬荜生辉。

下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90年，水墨纸本，  
136.5 × 252.6 厘米，  
M+，香港，© 董阳孜



“M+ 委约新作：董阳孜”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起在香港 M+ 展出。

除非特别说明，全部图片均摄于展览现场，版权属 M+ 所有。

## 展出作品

### 《天行健》

2020 年  
水墨纸本  
360 x 194 厘米  
M+ 委约创作，2020 年

### 《乐天知命》

2020 年  
水墨纸本  
360 x 194 厘米  
M+ 委约创作，2020 年

### 《见机而作》

2020 年  
水墨纸本  
360 x 194 厘米  
M+ 委约创作，2020 年

### 《日新》

2020 年  
水墨纸本  
360 x 194 厘米  
M+ 委约创作，2020 年

###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2020 年  
水墨纸本  
360 x 1037 厘米  
M+ 委约创作，2020 年

[www.mplus.org.hk](http://www.mplus.org.hk)



mplusmuseum



M Plus



Mplus 博物馆

## 关于 M+

M+ 是崭新的博物馆，致力于收藏、展示与诠释二十及二十一世纪的视觉艺术、设计及建筑、流动影像，以及香港视觉文化。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的 M+ 规模可媲美世界知名的现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矢志于跻身世界顶尖文化机构之列。M+ 冀以香港中西荟萃的历史特色为基础，从身处的此时此地出发，为二十一世纪亚洲创立一座别树一帜的新型博物馆。

## 关于西九文化区

西九文化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之一，愿景是为香港在滨临维多利亚港、占地四十公顷的填海土地上，创造一个多姿多彩的新文化地带。文化区内设有制作及举办世界级展览、表演节目和文化艺术活动的各类剧场、演出空间和博物馆；并将提供二十三公顷的公共空间，包括长达两公里的海滨长廊。